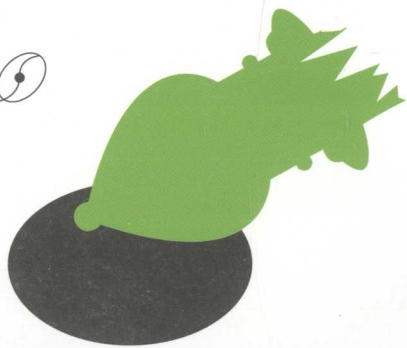


零点书库
006



主教谋杀案

(美) 范达因(Dine,S.S.V.)◎著 芦莎莎◎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014003550

1712.45
1911



主教谋杀案

(美) 范达因(Dine,S.S.V.)◎著 芦莎莎◎译



北航

C1690898

重庆大学出版社

I712.45

19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教谋杀案 / (美) 范达因 (Dine, S.S.V.) 著,
芦莎莎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9
(零点书库)
ISBN 978-7-5624-7591-0


I. ①主… II. ①范… ②芦… III. ①推理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5524号

主教谋杀案

ZHUJIAO MOUSHAAN

(美) 范达因 (Dine, S.S.V.) 著 芦莎莎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王伦航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刷: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25 字数: 191千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591-0 定价: 26.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 | |
|---------------|-----|
| 第一章 是谁杀了知更鸟 | 001 |
| 第二章 死亡童谣 | 010 |
| 第三章 不祥的预言 | 022 |
| 第四章 神秘纸条 | 032 |
| 第五章 惊声尖叫 | 043 |
| 第六章 嫌 犯 | 052 |
| 第七章 凡斯的推论 | 062 |
| 第八章 第二首杀人童谣 | 072 |
| 第九章 张量公式 | 079 |
| 第十章 拒 绝 | 087 |

第十一章 失窃的手枪	095
第十二章 夜半惊魂	107
第十三章 主教魅影	118
第十四章 棋 局	128
第十五章 帕 蒂	137
第十六章 第三首童谣	146
第十七章 长明灯	154
第十八章 死亡之墙	161
第十九章 红色笔记本	170
第二十章 因果循环	177
第二十一章 数学与谋杀	184
第二十二章 纸牌屋	192
第二十三章 惊人发现	202
第二十四章 最后一幕	211
第二十五章 落 幕	219
第二十六章 希斯的疑问	231

是谁杀了知更鸟^[1]

四月二日，星期六，中午

在菲洛·凡斯以非正式检察官的身份所参与的刑事案件中，最残酷、最离奇、最诡异又令人不寒而栗的案子，发生在格林老宅命案^[2]之后。格林家的凶杀案，终于在十二月真相大白。于是，凡斯趁着圣诞节假期，穿上一套运动装，启程去瑞士滑雪。二月底回到纽约之后，他再度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古典文学的翻译工作上——将本世纪首次从埃及古文中发现的米南德^[3]所写的主要章节翻译出来。这项耗费精力又成效显微的工作已经耗费了他一个多月的时间。

即使没有外界的干扰，他也未必能完成这项工作。凡斯虽然疯狂痴迷于古典文化，但他对现实世界不懈探知的冒险精神，却与埋头研究所需要的单调、耐心产生了冲突。我记得几年前凡斯就开始着手写色诺芬^[4]的传记，源于他大学时代读《远征记》和《苏格拉

[1] 是谁杀了知更鸟 (Who killed led Cock Robin)，英国鹅妈妈童谣，内容描述知更鸟 (Cock Robin) 原本受天上的鸟儿喜爱，最后却在小鸟审判 (Bird Assizes) 中死亡，后被广泛作为谋杀原型运用于文学领域。

[2] 见《格林老宅谋杀案》。

[3] 米南德 (Menander)，古希腊新喜剧诗人，写过 105 部剧本，得过 8 次奖。

[4] 色诺芬 (Xenophon)，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远征记》和《苏格拉底回忆录》。

底回忆录》时的狂热。当他写到色诺芬兵败，率领着一万人的部队渡海撤退时，就已经完全丧失了兴趣。因为他的这种个性，米南德作品的翻译工作在四月份时被搁置了下来。几个礼拜之后，一桩离奇、恐怖的谋杀案震惊全国，凡斯完全被吸引了。

受纽约州地方检察官约翰·马克汉姆的邀请，凡斯以助理的身份参与了这起被称为“主教谋杀案”的调查。新闻媒体总会为一些事件贴上引人瞩目的标签，哪怕这些标签名不副实。尽管这件毫无人性的残忍暴行让街头巷尾都在看“鹅妈妈童谣”^[1]，但案子本身和神圣的宗教没有丝毫瓜葛，也没牵连到任何一位主教。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案件被称为“主教谋杀案”其实也颇为恰当，因为凶手为了达到冷酷的杀人目的，使用了“主教”这个化名。正由于这个化名，才使凡斯慢慢地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使这桩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案子得以侦破。

主教谋杀案实在是一起理不出头绪，又让人毛骨悚然的谋杀案，所以凡斯必须将那些耗费他大量精力的米南德和古希腊单行诗束之高阁。凶案发生的时间是四月二日的早晨，距离格林家朱莉亚和艾达被枪杀的案子结束不到五个月。现在是四月初，阳光温暖着纽约的每个角落，令人神清气爽。此刻凡斯正在东38街自家公寓的屋顶花园上吃着早餐，确切地说，临近中午了——凡斯有时候对时间没什么概念，总是看书或者工作到深更半夜，东方已经蒙蒙亮了才去睡觉。此时蓝色的天幕下阳光普照，他脱下睡袍，把早餐放在旁边的矮几上，伸长身子躺在安乐椅上，懒洋洋地看着花园的树梢。

我知道凡斯在想些什么，每年春天他都会去一趟法国。很早以前凡斯就和乔治·摩尔^[2]一样，把巴黎和五月联系在一起。但战后

[1] 鹅妈妈童谣 (Mother Goose melodies)，英国民间童谣集，约有八百多首，内容典雅，形式多样，是英、美人士从孩童时代就耳熟能详的儿歌。

[2] 乔治·摩尔 (George Moore, 1852—1933年)，爱尔兰作家。著有《致敬和告别》《巴黎，巴黎》《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埃伯利街谈话录》等。

大量美国暴发户也蜂拥至巴黎，将凡斯每年一次的度假活动扰乱了。直到昨天，他终于告诉我，今年夏天，他打算留在纽约。

长久以来，我一直都是凡斯的朋友兼法律顾问，兼有财产管理者、代理人以及朋友的身份。我将原本在父亲的大卫·范·达因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辞掉，一心一意地为凡斯做事。——相对于那些严肃得刻板、一丝不苟的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目前的职位更适合我的性格。虽然我在西岸旅馆有间单人房，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凡斯的公寓里。

那天早晨，凡斯起床前我就已经到了他的公寓。处理完当月的收支预算后，我就坐在正在吃早餐的凡斯旁边，抽着香烟。

“老范！”凡斯用那种毫无感情且满不在乎的腔调对我说，“我觉得，春天和夏天的纽约不仅毫无看头，而且一点儿也不浪漫。每天这么游手好闲，真是无聊透顶。不过，这总比去欧洲，与那些乡巴佬般的游客为伍好很多，那实在太扫兴了。”

凡斯做梦也想不到，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他所经历的事情有多么刺激和惊险。如果他能提前知道，即使在战前，也不会对春天的巴黎感兴趣了。因为对一颗充满好奇和永不知足的心灵来说，没有什么比复杂离奇的案件更吸引人了。那天早上，当他如此对我抱怨时，命运之神已经为他安排了谜一样的未来——一个震惊全国、刷新罪案纪录、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件。

当凡斯正要喝下第二杯咖啡时，那个负责掌管所有家务的英国老管家卡里，拿着一部可以移动的电话机走到了门边。

“马克汉姆先生打电话找您。”老管家恭敬地说，“他说有急事，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地帮您接过来了。”老人将电话放在了餐桌上。

“好的，卡里！”凡斯拿起话筒，轻声地说着，“正好无所事事，若真有什么麻烦，倒也可以打发一下时间。”然后，他开始和电话里的马克汉姆交谈了起来。“嗨，伙计，你不用睡觉么？我现在正

享受煎蛋呢！要不要过来？还是只想听听我的声音就算了？”

说到这里，凡斯闭上了嘴，略显瘦削的面颊突然变得深沉起来，之前那副调侃的表情顿时不见了踪影。凡斯有着一张典型的北欧人的面庞：面颊削瘦、轮廓分明，灰色的双眼分得很开，细长挺拔的鹰钩鼻子下，则是鹅卵型的下颚。嘴唇紧闭时，呈现出一条直线。但是，他时常流露出来的嘲讽和冷酷让他更像个南欧人。他长相普通，但却充满坚毅果敢的性格魅力。看上去他更像思想家或隐士，严肃的面孔带着一些学究的、自省的味道，使他在同侪中看起来与众不同。

凡斯天生是个头脑冷静、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但我还是能看出马克汉姆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致。他的眉头紧锁，眼神充满了惊讶，偶尔还会夹杂几句感叹：“真令人吃惊啊！”“这、这太不可思议了！”等等。在通话的最后几分钟，他更是异常的兴奋。

“毫无疑问，”凡斯说，“我绝不能错过……比米南德的喜剧更刺激……简直是疯了，我马上出门……待会儿见！”

挂断电话，他叫卡里进来。

“帮我把灰色的软呢外套拿过来。”他吩咐说，“再准备一条素色领带和黑色小礼帽。”说完，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吃着早餐。

过了一阵子，凡斯神秘兮兮地看了我一眼。

“范，你懂射箭吗？”他问道。

我坦白说，除了要把箭射到靶子上之外，对箭术一无所知。

“等于白问。”他无精打采地点燃了一支香烟。我隐隐觉得这件事与箭术有些关连。凡斯说：“我对箭术的了解也不多，只是在牛津读书时，曾玩过一阵儿。它算不上什么有趣、刺激的运动，甚至比高尔夫还要无聊。”然后他悠然地吐了一口烟圈。“范，麻烦你到图书室帮我把艾尔玛博士那本关于箭术的书拿过来，那里面有很多

好玩的事。”

我把书拿了过来。凡斯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仔细阅读了关于箭术协会、竞技大会和比赛实况等章节，还查看了国内比赛纪录表。随后他把身子靠向椅背，显然正为某件事困惑着，头脑也在高速运转。

“疯狂极了，范。”凡斯的眼神空泛，“现代的纽约竟然发生了一起中世纪的惨剧，哪怕我们已经不穿那些老式筒靴和皮外套了，而且……唉呀！”凡斯突然挺直了身体。“不，我太蠢了！都是马克汉姆的疯言疯语害得我脑子都不灵光了……”凡斯喝了好几口咖啡，他的神态表明他仍然没摆脱马克汉姆那番话的纠缠。

“拜托你一件事，范。”停顿了片刻后，他开口说，“请你再帮我吧把德语字典和巴顿·史蒂文的《家庭童谣集》拿过来。”

拿到书后，他马上翻开字典查阅了一个字，然后把字典扔在了在一旁。

“如我所料，这是个不祥的征兆，那家伙原先就已经知道了。”

他翻开了那本厚重的童谣巨著，几分钟后再度把书合上，靠在椅背上吐出一口长长的烟雾。

“不可能。”凡斯似乎是在和自己争辩，“过于残酷、邪恶了，也不合逻辑，像是一部血淋淋的童话——只存在于变异的世界里——颠覆一切的合理性，真令人无法想象。如同黑巫术、妖法、魔术一般，让人精神错乱！”

凡斯看了一下表，站起身径直走进屋内。我独自思考着他那些漫无边际的话。箭术著作、德语字典、童谣集，以及凡斯翻来覆去的胡言乱语——到底有何脉络可循？我试着找出其中的关联，但一无所获。也难怪我一头雾水，即便数周后案情水落石出，其中的诡异和恶毒也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当我还像个傻子似地冥思苦想时，凡斯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

门了。由于马克汉姆迟迟不见踪影，他有些不耐烦。“你知道，我喜欢能让我感兴趣的东西，例如一起刺激有趣又复杂诡秘的犯罪案件。”他说，“但是，我发誓并不想陷入一场噩梦。若非我对马克汉姆知根知底，一定会觉得他在胡诌。”

几分钟后，马克汉姆赶到楼顶花园。他的表情凝重，脸色黯然，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连以往热情爽朗的见面打招呼，都显得马虎草率。尽管马克汉姆和凡斯相交十五年，两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一个积极、冲动、直截了当、埋头苦干；另一个则是怡然自在，蔑视世俗。两个人都被对方身上所具有而自己又欠缺的特质所吸引，因此成为多年的老友。

马克汉姆是纽约州的地方检察官。在他任职的一年零四个月中，一有重大的刑事案件都会和凡斯讨论，而每一次凡斯的判断力都没令他失望过。事实上，在马克汉姆四年任期内，大多数重大案件的破获几乎都有凡斯的功劳。凡斯对人性的了若指掌，博学多才，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逻辑推理，善于从众多假象的迷惑中挖掘出真相。这些天生的资质使得凡斯能够以非正式的身份参与调查马克汉姆辖区所发生的每一件刑事案件。

据我所知，凡斯参与的第一个案子就是阿尔文·班森谋杀案，若非凡斯的介入，此案很可能成为悬案。接下来是轰动一时的玛格丽特·欧黛尔谋杀案，若以警方的办案方式，必定束手无策。然后，就是去年闹得满城风雨的格林家谋杀案，幸好凡斯懂得将计就计，否则凶手将永远逍遥法外。

所以，马克汉姆为了这桩主教谋杀案跑来找凡斯，是顺理成章的。马克汉姆虽然担任罪证搜查的工作，但他需要仰仗凡斯之处甚多。凡斯对人类心理的透彻了解，正是用来对付那些残酷无情、心狠手辣的人的最好利器。

“这件案子很棘手，”马克汉姆的语气显得毫无信心，“我希望

你有兴趣一起去看看……”

“当然有兴趣！”凡斯给了马克汉姆一个恶作剧似的微笑，“你稍坐一会儿，先向我描述一下整个案情，好吗？反正尸体不会跑，在我还未到现场之前，最好先理出一些头绪来。例如，到目前为止涉及哪些人，为什么不到一个小时刑事检察院就认定为谋杀？你在电话里说得含糊不清。”

马克汉姆面带忧虑地坐了下来，出神地盯着手里的烟屁股。

“够了，凡斯，别这么神秘兮兮的。这件案子很明显是一桩谋杀，虽然凶手的手法有些特别，但也绝非匪夷所思。最近射箭运动非常流行，弓和箭到处都可以搞到。”

“没错。但是，当弓箭射杀的人姓罗宾（音与‘知更鸟’相同）时，就有些蹊跷了。”

马克汉姆眯起了眼睛，直盯着凡斯：“你也想到了这一点？”

“想到？在你告诉我死者姓名的瞬间，这个念头就出现在脑海里了。”凡斯停顿了好一会儿后，才慢慢地吐出烟来。“‘是谁杀了小知更鸟？谁拿了弓和箭’。一下子想起这首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童谣。我们这位可怜的罗宾先生，他叫什么名字呢？”

“约瑟夫，我没记错的话！”

“光看姓名好像没什么线索，他的姓和名之间没有中间名吗？”

“凡斯！”马克汉姆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被害人的中间名和整个案子有什么狗屁关系？”

“我清醒得很。但我们想继续办案的话，就得用疯子的方式去思考。保持理智对侦破此案未必有帮助。”

凡斯装作没听见马克汉姆的牢骚，按铃叫卡里取来电话簿，仔细翻阅起来。

“被害人是住在河岸大道附近吗？”过了一会儿，凡斯指着电话簿上的一个名字问道。

“是的。”

“好，很好！”凡斯合上了电话簿，带着胜利者的姿态看着地方检察官，然后缓慢地说道，“马克汉姆。电话簿上只有一个约瑟夫·罗宾，这个人住在河岸大道，他中间名是考克兰（Cochrane）。”

“你胡说什么？”马克汉姆快被气疯了，“就算死者的中间名真的叫作考克兰，与他被害又有什么关系，他的死与名字有关系？”

“你仔细听好，我并不是为了故意强调什么。”凡斯略耸了一下肩，继续说，“我只是试图指出与这个案子有关的两三项事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晓得约瑟夫·考克兰·罗宾，以及与之同名的知更鸟都被弓箭射死了。在你充满法律的脑子里，难道就没有巧合了么？”

“没有！”马克汉姆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凡斯的说法，“罗宾这个名字太普通了。而且因为射箭而受伤的人非常多，罗宾的死也许只是个意外。”

“唉！”凡斯责备似的摇了摇头，“如果事实真如你所说，这对目前的案情也没有什么帮助，相反更让人觉得诡异。全国这么多的射箭爱好者，偏偏被射死的这个人就叫罗宾。真的存在这种巧合吗？如果真相就是如此的话，我只能说一定有一个恶魔在背后作祟。”

“难道我必须得成为一名神学家，再来研究这件事情吗？”

“老伙计，真正的巧合也是有迹可循的。概率法则同样基于受限的数学公式。否则拉普拉斯^[1]、克如伯^[2]和范·克里斯^[3]这些

[1] 拉普拉斯 (Laplace, Pierre—Simon, 1749—1827年)，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天体力学的主要奠基人、天体演化学的创立者之一，他还是分析概率论的创始人，应用数学的先驱。

[2] 克如伯 (Emanuel Czuber, 1851—1925年)，奥地利数学家，其克如伯比率法对积分几何的研究影响深远。

[3] 范·克里斯 (Von Kries)，德国生理学家，相当因果关系说创始人。他将数学上的可能性理论与社会学上的统计分析方法运用于法律领域，认为客观上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可作为说明因果关系的一项要素。

专家就白活了，他们的理论应该有些道理。这个案子的诡秘超出你的想象。对了，我记得电话里你告诉我，死者被杀之前，曾和一名叫斯帕林格（Sperling）的人在一起。”

“这又意味着什么？”

“你应该非常清楚斯帕林格在德语中的意思！”凡斯说道。

“我也是读过高中的。”马克汉姆的眼睛略微睁大，身体显得有些紧张。

凡斯将德语字典推到他跟前。

“你来查一查这个词吧！为了慎重起见，我查过了，原本我担心自己想得太多，但白纸黑字，字典上写得很清楚。”

马克汉姆默默地翻开字典，视线随着纸张的翻动不停地搜寻着。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睛就紧盯着字典上的一处，好像中了魔法般地挺直了身子。

“Sperling 就是麻雀的意思。这连小学生都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没错！”凡斯从容地点了一支烟，“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小知更鸟的死亡与葬礼》这首老童谣。”凡斯直盯着马克汉姆，只见他焦躁不安地看着春日的阳光。于是，凡斯便说：“既然你假装记不起来这首童谣，那我背一段给你听听吧！”

凡斯在朗诵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时，眼中仿佛看到了躲在一旁的恶魔，他的样子让我不寒而栗。

“谁杀了小知更鸟？”

“是我。”麻雀回答说。

“用我的弓和箭，射死了小知更鸟。”

死亡童谣

四月二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时三十分

马克汉姆将目光慢慢地转移到凡斯身上。

“这不可能！”他绝望地喃喃自语，仿佛恐惧着什么。

“不！”凡斯摆了摆手说，“一开始我就猜到了，这完全是在迎合童谣。”马克汉姆努力压抑着内心的紊乱，装作很轻松的样子。凡斯接着说：“而接下来的这一段，才是悼念罗宾的，你应该还记得吧？这段是这样的：

“谁将最悲伤？

‘是我，’鸽子说。

‘我在为逝去的恋情哀叹，我是最伤心的一个。’”

马克汉姆的脸庞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子。

“完全正确，凡斯。这说明案子还牵扯到一个女人，也许动机就是争风吃醋。”

“看来越来越有意思了。整个案件活像一出由大人扮演的童话剧，我们的工作充满了乐趣。现在我们只要找出那只苍蝇就行了。”

“苍蝇？”

“你忘了吗？那首童谣的下一段是——”

是谁看到了它的死亡？

‘是我，’苍蝇回答。

‘用我细小的眼睛，看到了它的死亡。’”

“能不能正经一点！”马克汉姆不耐烦地说，“这可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严肃点！”

凡斯心不在焉地点头。

“有时候，玩过家家是一个孩子人生中最严肃的一件事。”

凡斯的语气充满了好奇。“我不喜欢这个案子，非常讨厌。有太多属于孩子的事情——一个长不大、思想扭曲的孩子，一种潜藏的病态心理。”凡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流露出厌恶的表情。“告诉我更详细的细节吧！仅靠这些支离破碎、情况不明的线索，我猜不到真相。”

马克汉姆再次回到座位上。

“目前掌握的只有这些了，在电话中我已经全都告诉你了。哦，在我打电话给你之前，还接到了迪拉特教授的电话。”

“迪拉特？是不是那位巴托蓝特·迪拉特教授？”

“是的。惨剧就发生在教授的家里。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科学领域，他是目前最有名的数学物理学家之一。他的大部分著作我都有。教授为什么打电话给你呢？”

“我和教授认识将近二十年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就是我的数学老师，后来我还为他处理过一些法律事务。他发现罗宾的尸体后就马上打电话给我，是在十一点半左右。我把这个案子交

给凶杀组的希斯组长，接着我就打电话给你。组长和他的手下现在应该在迪拉特家等着我们呢！”

“简单说一下教授家里的情况。”

“大概你知道，教授大约在十年前就退休了，然后领养了他哥哥的女儿——当时才15岁，一直住在河岸大道附近的西75街。这个女孩现在已经25岁了。我大学同学席加特·亚乃逊是教授的爱徒，大三时被教授收为养子，现在大概有40岁了吧，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学讲师。亚乃逊3岁时从挪威来到这里，五年后父母去世，他便成了孤儿。教授觉得他在数学方面颇有天份，是可造之材，于是收他当养子。”

“我听说过亚乃逊。”凡斯点了点头。“他最近发表了一篇修正米氏有关移动物体电气力学理论的论文。这么说来，迪拉特、亚乃逊和那个女孩，那屋子里就他们三个人住吗？”

“还有两个佣人。迪拉特的收入颇丰。不过，他家像是一个数学俱乐部似的，有很多隔间，他们几个很少碰面。那个女孩热衷于户外运动，有她自己的社交圈。我曾拜访过教授几次，每次都是高朋满座，楼上的书房常有几个认真钻研的学生，楼下的客厅则坐满了一群争论不休的年轻人。”

“那么，罗宾是谁呢？”

“是蓓儿·迪拉特的一个朋友，保持着几项射箭纪录，少年老成。”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刚刚在这本射箭书里看到了他的名字。一个名叫罗宾的人，连拿了好几次射箭比赛的第一。另外，那个斯帕林格总是屈居第二。迪拉特小姐应该也会射箭吧？”

“是的，而且相当痴迷！事实上，她还是河岸箭术俱乐部的发起人。俱乐部的常用练习场就设在斯帕林格位于史卡斯提尔的老家。不过，迪拉特小姐在西75街教授的宅第侧院内也设了练习场。罗宾就死在这里。”